



● 张仁善 / 著

1949

Chinese Society in 1949

中国社会

战场内外的较量，
看不见的战线，
去意徘徊的文化人，
千头万绪的社会问题，
芸芸众生的心态，
生活方式的变革……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

1949 中国社会

Chinese Society
in 1949

张仁善 □ 著


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(CHINA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1949 中国社会/张仁善著. - 北京: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,
2005.11

ISBN 7-80190-778-7

I. 1. 1... II. 张... III. 社会问题-史料-中国-1949
IV. D66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08268 号

1949 中国社会

著 者 / 张仁善

出 版 人 / 谢寿光

出 版 者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地 址 / 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 10 号

邮政编码 / 100005

网 址 / <http://www.ssap.com.cn>

责任部门 / 社会科学图书事业部 (010) 85111117-261

项目经理 / 王 绯

责任编辑 / 宋培军

责任校对 / 咏 湖

责任印制 / 同 非

总 经 销 /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

(010) 65139961 65139963

经 销 / 各地书店

读者服务 / 客户服务中心 (010) 65285539

法律顾问 /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

排 版 /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

印 刷 /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9 × 1194 毫米 1/32 开

印 张 / 13.75

字 数 / 310 千字

版 次 /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7-80190-778-7/D·231

定 价 / 29.00 元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,
请与本社客户服务中心联系更换

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序 言

1949年，中国社会变化剧烈，短暂而又漫长。

国共两大政治军事力量，拼搏厮杀，寻机决战。政治家的胆识气魄，军事家的智慧谋略，都得到一次全面验证，决战结局已成为不争的史实，学界研究成果足够丰硕，笔者无需赘述。然而，在政治、军事的大幕背后，还有悲欢起落的社会生活，变幻不定的社会结构，心神各异的大众心态，踟躅彷徨的人生选择：

这一年，战争与和平的话题，一直念叨在国人口头，萦绕在国人心头，不同的社会群体表露出不同的期望值；

这一年，城乡结构急剧变更，人口无序流动，社会生活剧烈变动；

这一年，广大民众忍受了历史上罕见的战乱、灾荒、饥馑、恐慌，在死亡边缘呻吟挣扎；“历史的主人”在生活的重压下，常常显得无可奈何；芸芸众生，在严酷的现实面前，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之舟；

这一年，知识分子徘徊在人生的十字路口，经历了人生的重大抉择；

这一年，工商业者经历了破产倒闭、通货膨胀的折磨，在风雨飘摇中，仿佛经历了一场噩梦，醒来时，物是人非；

1949 中国社会

这一年，莘莘学子，寻寻觅觅，呼吁呐喊；

这一年，社会舆论纷纷扬扬，媒体处境微妙；

这一年，社会问题层出不穷，许多存续了若干年的不良社会现象却在一夜之间被荡涤殆尽；

这一年，政权旧破新立，经济由萧条走向复苏，民心由涣散趋于统一，社会由动乱渐至安定；

……

新旧之际，世事难料。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，再现历史原貌；大众心态和价值取向，反映历史变迁。有了政治、军事骨架的支撑，加上社会诸多要素的充实，这一年的历史图卷才得以饱满鲜活，历史的层面才呈现立体态势。

鉴于以往学界对这一年的政治、军事等领域研究着墨颇多，笔者尝试从社会史的理论视野，另辟一径，通过正反对照的形式，对新旧转型期的 1949 年中国社会作精细描述，深入分析，深刻反思，并配以一系列反映当时社会现场实景的插图，试图向读者揭示风起云涌的波澜，民众关注的热点，社会风尚的嬗变，不同阶层的动向，社会结构的演变，以此凸显山雨欲来时的社会风貌，展现治乱兴替间的大众心态，揭示历史变迁的经验和教训。

不当之处，恭请读者及方家同仁指正。

目 录

CONTENTS

序 言 / 1

开场话：收拾人心？丢掉人心？ / 1

和与战——和战声中众生相 / 8

1. 二十年河东，二十年河西 / 8
2. 幻想、理想与期望 / 13
3. 醉生梦死的富豪，紧张对立的官民 / 33
4. 枵腹从公的公职人员 / 39
5. 南迁狂潮 / 47

消与长——经济崩溃、恢复与民民生计 / 56

1. 经济走入死胡同 / 56
2. “打虎”英雄败走麦城 / 64
3. 金融失控 / 70
4. 币改与民生 / 79
5. 经济恢复和民生改善 / 90

衰与盛——城市风貌与市民心态 / 100

1. 战火笼罩 / 101
2. “心脏”受迫 / 107

1949 中国社会

3. 战略后方? / 116
4. 今非昔比 / 124
5. 艺人生活与市民娱乐 / 136

四 憎与爱——农民的灾星与救星 / 147

1. 诸灾缠身 / 147
2. 不能兑现的农村改革 / 162
3. 全新感受 / 167

五 去与留——知识分子的悲喜人生 / 173

1. 四分五裂的“智囊团” / 173
2. 去意徘徊 / 202
3. “小我”与“大众” / 221

六 动与静——校园环境与师生追求 / 248

1. 动中有静的校园 / 248
2. 教书难为稻粱谋 / 259
3. 流亡学生的坎坷遭遇 / 268
4. 学潮新概念 / 274
5. 共产党的好帮手 / 287

七 疑与信——工商界的尽头与盼头 / 291

1. 工商业的困境 / 291
2. 工商业者的呼声 / 299
3. 工商界的新生 / 307
4. 归去来兮 / 317

八 放与收——媒体处境与舆论导向 / 328

1. 处境艰难的媒体 / 328
2. 黑白颠倒 / 338
3. 统一口径 / 348
4. 报风转向 / 356

九 乱与治——社会问题的产生和解决 / 364

1. 从失业到就业 / 364
2. 灾荒频仍与克服，难民产生与赈济 / 378
3. 风化败坏与整饬 / 390
4. 会匪肆虐与荡灭 / 399

结束语：成与败——得民心者得天下 / 410

后 记 / 427

开场话：收拾人心？丢掉人心？

1948年下半年到1949年上半年，国统区报纸上出现频率较高的两个字是“人心”。人心到底怎么啦？请读者先看一段国民党《中央日报》的社论。

即将跨进1949年，一向为国民党政府报喜不报忧的“喉舌”《中央日报》，在时局每况愈下、人心极度涣散的状况下，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焦急，一篇题为《赶快收拾人心》的社论，赫然出现在1948年11月4日的《中央日报》上。人心状态如何，人心何以如此，怎样收拾人心？社论如此评论说：

近来东北战事失利，政府当局也不再讳言，而变相的物价高涨，更是每个升斗小民所切身感受到的事实。广大人民陷入恐惧情绪和生活煎逼之中。这些真真实实的情形，真实得不是少数人爱听或不爱听所能抹煞，更真实得不是任何粉饰之辞所能粉饰的了。

国家在这样风雨飘摇之秋，老百姓在这样痛苦的时分，安慰在哪里呢？希望又在哪里呢？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如故，人民莫可如何。靠着私人或政治关系而发横财之輩，不是逍遥海外，即是依势豪强如故。对于这輩人民公敌，共产

党的最大助手，不用说到现在还没有人替老百姓施用政治力量强制他们捐输钱财以“戡乱救民”，甚至不曾用指甲轻弹他们一下。人事上也偏私如故，似乎没有国人置喙的余地。国事弄成这个样子，老百姓人人装着一肚子闷气，我们该将怎么作呢？若不再为四万万国家主人翁抒发这股闷气的万分之一，何以对毕生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国父在天之灵？何以对为革命事业而牺牲生命的千万烈士之魂？更何以对全国受苦受难的同胞们？……

假若吾人能天下为公，用人唯才，疏远小人，罢黜一切害民之官，严办豪强特权之辈，减轻人民负担，将千千万万人民的负担放在极端少数豪门巨富身上，那么人民耳目必然为之一新，前方军心立即因之而大振。区区“共党匪徒”，不足平也。

退一百步讲，长江以南地区尚足可抵欧洲十余国，人口有二亿以上，出海便利，物资富饶，交通发达，较之北伐时代的凭借，其优厚不可同日而语。为什么要悲观？根本毛病就在自身。如果吾人能够确实掌握并动员这一广大地区的人力物力，那么消灭共产党实绰有余力，而确实动员这一广大地区的人力物力，最根本的关键是收拾人心，而收拾人心，绝对不能靠一纸公文命令。……赶快收拾人心，只有这一个机会了。^①

战事失利，物价飞涨，特权阶层享有特权，只顾一己私利，无视人民利益等等，都是造成人心丧失的原因，需要赶快“收

^① 《中央日报》1948年11月4日。

开场话：收拾人心？丢掉人心？

拾”。社论说明此时的人心已是一盘散沙，但还没有丧尽，还有“收拾”的机会。社论旨在提醒政府，痛下决心，兴利除弊，惩治豪强，笼络民众，“对抗共产党”。如果这一次机会再不抓住的话，国民党政府的命运就不言自明了。

如此直截了当地针砭时弊，抨击政府，同情百姓，在《中央日报》历史上还不多见。《赶快收拾人心》可以说既是对国民党政府的当头棒喝，又为国民党政府开出了一帖“收拾人心”、“挽救时局”的上好药方。不过，社论要求国民党“收拾”人心，有时也让人们觉得仿佛是要政府“处理掉”人心似的。这以后，倒是有的媒体呼吁的“抢救人心”，还让人感到“人心”虽然丧失，但总还有一线救活的希望。^①然而，1949年社会局势的发展，不幸给《中央日报》社论言中了：国民党政府并没有把“收拾”或“抢救”民心，变为“争取”或“团结”民心，反而更快地把民心丢掉了，“收拾”掉了。

看过电影《乌鸦与麻雀》的人，也许还记得这样几个场景：

镜头一：

华先生正在烧报纸杂志，华太太问：“你看这些书报可以卖钱的，干吗要烧掉呢？”

华先生手里正拿着几本《观察》、《展望》、《文萃》之类的刊物在烧，略显不安地说：“我早和你说过，这两天外面很紧张，到处突击抓人，这些书留在家里没有好处……学校近来老出事情，老校长给教育局撤了差，昨天老张、老吴又给特务抓走了……”

^① 《大局的抢救》，《观察》第5卷第13期，1948年11月20日出版。

镜头二：

楼下儿童边玩耍，边唱儿歌：“猴子猴，有来头，当汉奸，住二楼，住了二楼翻筋头；翻筋头，又接收，做大官，不发愁，汽车老婆都有喽。”

小广播动员孔有文收侯家的房子（该楼以前是孔家的），孔说：“这个世界就是没有是非，没的说”；“我告诉你（小广播），他（侯某）今天如果还是汉奸，我自然不怕了！可是人家神通广大，摇身一变，还是大官，依然骑在我们头上呀！”“我看透了，十年来在报馆当了个小校对，别的不懂，这几十年的历史倒熟了：一会儿‘剿匪’了，一会儿和平了，一会儿‘戡乱’了，搞来搞去，老百姓还是受罪的老百姓；人家明明是汉奸，一转脸就说是地下工作者，而我这个老头子，连自己的独养儿子都送去抗战，到头来却凭人家姓侯的一句话，是什么新四军的，就要抓人，还要把房子都得充公！你们说说，这笔账怎么个算法？天底下有什么是非？”

镜头三：

热闹的街市，小广播在马路上边走边喊：“涨了，涨了！”

小广播走进一条美货摊位林立、行人来攘往熙的人行道，匆忙地向摊贩打招呼：“涨了，涨了！……”

美金又涨了！码子还不改……涨了！”

他终于走到自己的摊子旁，萧太太（小广播老婆）正卖一罐5磅奶粉给一位顾客。他急了：“唉唉，

开场话：收拾人心？丢掉人心？

涨了！不能卖！”

买主闻声丢下钱就跑，萧太太着急追过去。

“唉唉，不卖了！”可是人已远扬了。

小广播望着那人去的方向，咬着牙，拍着大腿埋怨。他愤然地收起所有标牌纸，说：“算了！收摊子！”把纸标一撕，往地上一甩，碎纸飘舞：“今天生意不做了”。

镜头四：

编辑部里，孔有文对同行小吴答话：“一边是愈戡愈乱，一边也愈涨愈凶噢！”^①

这部陈白尘执笔编剧，沈浮、郑君里、赵丹、徐韬等人策划主演，昆仑影业公司制作的电影，1949年在上海拍摄完毕，不料却被国民党政府所谓的“非常时期委员会”勒令停拍，剧本和已拍好的胶片都被没收，“昆仑”业务完全处于停顿状态。一时在文艺界掀起轩然大波。

一部文艺作品遭到当局的禁止或取缔，通常不外乎两种情况：一是当局不愿意该作品暴露了当局不愿为人所知的真相，即所谓“阴暗面”；一是该作品歪曲事实，蓄意攻击现当局。国民党当局缘何禁止《乌鸦与麻雀》？原来小电影可以反映大社会。《乌鸦与麻雀》通过描述住在同一幢楼里的4户不同身份的人家，在金元券泛滥、舆论控制严密、物价飞涨、政局动荡时期的不同生活方式，以及家庭成员的各种心态。这4户人家分别是本

^① 张骏祥主编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第19卷《电影卷》2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1990。



《乌鸦与麻雀》剧照

人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当官、老婆孩子在上海、该楼楼主侯家；小商贩“小广播”一家；学校老师华先生一家；报社校对员孔有文一家。侯曾在汪伪政府任过职，“胜利”后，摇身成了“接收”大员。其余三家都租赁了侯家的一楼房间。在这幢楼里，各家心态不一。该片名称虽取“乌鸦与麻雀”两只小鸟，却似乎应验了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”的俗语，涉及当时中国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社会生活、舆论导向以及民众心态，浓缩了大社会的状况，真实再现了当时社会各种弊端，折射了国民党政权崩溃前国民党政府官员、市民、小商业者、知识分子、新闻工作者等各阶层人士的心态。国民党当局之所以对《乌鸦与麻雀》

开场话：收拾人心？丢掉人心？

如此敏感和痛恨，原因大概就在于此。上海一解放，剧组人员马上开拍了这部被禁的影片。^① 政治依赖于经济与军事两大支柱，民心的向背，则是政治的重心。重心一失或一斜，政治立见危机。但是经济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，经济措施得当，还可以安慰民心；军事是政治的保障，军事战略正确，也可以振奋人心，从而救民心于濒危。这一切，又取决政治上的纲正纪立。其时人心究竟到了何等地步？来年人心的演变趋势怎样？政府还能不能据方抓药，抢救人心？人心得失的关键在哪里？人心在国共双方较量的天平上的倾斜度几何？人心向背与 1949 年中国社会更替的关系怎样？请随笔者回首当年，考察乱世之秋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，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，追寻历史变迁的轨迹。

^① 吴茵：《昆仑影业公司几件事》，上海《文史资料选辑》1980 年第 1 辑。



和与战——和战声中众生相

“和”或“战”，是1949年中国政治军事舞台上奏出的强音。它们不但为国共双方军政高层人物魂牵梦绕，也为社会其他各阶层人们拭目以待。1949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，毛泽东代表共产党在新年献词《将革命进行到底》中提出“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”；蒋介石在《新年文告》（即共产党所称的《求和声明》）中提出“实现和平”；普通民众则恳求“求生”、“善生”，“使人人都有一碗饭吃，人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”。^①和，备战以求和，拖延时间，实现划江而治，是国民党的幻想；战，以武力推翻国民党统治，建立新中国，实现永久的和平，是共产党的理想；结束战争，实现真正和平，是所有民众的迫切愿望。社会各阶层对和、战的期望值不同，自然众口不一，心态各异。围绕这些理想、幻想和期望，各自尽心尽力，为之奋斗。

1. 二十年河东，二十年河西

从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国民政府起至1949年初，差不多

^① 《迎岁之辞》，天津《大公报》1949年1月1日。



20年。在这20年中，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：国民党政权日薄西山，气息奄奄；共产党领导的人民事业则如火如荼，蒸蒸日上。可谓“二十年河东，二十年河西。”

1946年7月起至1948年7月止的两年中，国民党政府前线不靖，后院不宁。在人民解放军的痛击下，国民党军队被歼灭了260多万人。整个华北、东北地区，只剩下济南、新乡、太原、北平、天津、张家口、唐山、秦皇岛、锦州、沈阳、长春等几个孤点。国统区内，通货膨胀，物价飞涨，征兵征粮急于星火，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。为了生存，民众不断展开了反饥饿、反内战、反迫害斗争。国民党内部，人心惶惶，不可终日。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状况？采取何种办法才能挽救危局？在即将跨进1949年之际，再不进行全面检讨，势必导致军心一蹶不振，民心永远丧失，政权彻底倾覆。

蒋介石一向不轻言失败，可在1948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，在南京国防部大礼堂召开的一次重要军事会议上，面对何应钦、顾祝同、白崇禧、汤恩伯、桂永清、范汉杰、杜聿明、黄维、宋希濂、黄百韬等诸路“爱将”及国防部一些主要负责的厅长、署长等共120多人，神情沮丧，意志消沉。蒋介石声色俱厉而又万般无奈地慨叹道：“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‘共匪’数十倍，制空权、制海权完全在我们手中，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‘围剿’时还要有利。但由于在接收时，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，奢侈荒淫，沉溺于酒色之中，弄得将骄兵逸，纪律败坏，军无斗志。可以说：我们的失败，就是失败于接收。”最后他郑重地警告大家说：“现在‘共匪’势力日益猖獗，大家如果再不觉悟、再不努力，到明年这个时候，能不能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。万一共党控制了全国，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。”此乃是蒋介石多年来最不甘承认、也最不愿面对的现实。在“死无葬身之地”的危险当头，不得不“警醒”部属。尽管